

寂月皎皎 / 著

莲上仙

FAIRY

一念花开

一念春起

一念越了仙魔

ON

贰

THE

淡了生死

唯有心头一片虹彩

绚烂如烟火璀璨

LOTUS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寂月皎皎／著

莲上仙

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莲上仙 / 寂月皎皎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3. 6
ISBN 978-7-5502-1553-5

I. ①莲… II. ①寂…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927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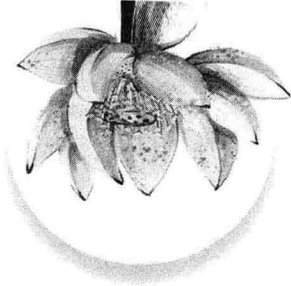
莲上仙

作 者: 寂月皎皎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伟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排版制作: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22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36印张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553-5
定价: 52.80元(全2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二十一章 / 寂寞芳菲千年度，花颜在，人何处
- 015 第二十二章 / 织梦弄影，问东风谁主
- 031 第二十三章 / 尘纓无解，谁怜刹那芳华
- 046 第二十四章 / 一叶素心空，梦碎月痕深
- 061 第二十五章 / 千骨千杀，拈花笑时了怨不了情
- 076 第二十六章 / 流年寂寞韶华艳，勿堕永劫
- 092 第二十七章 / 浮云生死蚀仙洞，凤凰舞，花魂惊
- 108 第二十八章 / 脱樊笼，见苍穹，屈指佳期如梦中
- 122 第二十九章 / 合欢被下双鸳鸯，红烛照莲妆
- 138 第三十章 / 菱湖落照，拗莲捣麝情不灭

- 153 第三十一章 / 流霞追云，奈何回天无力秋声冷
- 168 第三十二章 / 孤鹜山高，银铃声远，何以报春晖
- 183 第三十三章 / 一笑故人心依旧，魔池畔，花嫣然
- 198 第三十四章 / 乱云浊海，谁使迷天摄魂
- 213 第三十五章 / 雪暗黄泉路，梦断魂消又千年
- 230 第三十六章 / 大成若缺，尘缘千劫无尽时
- 245 第三十七章 / 意千重，与谁同，阆苑一梦终成空
- 259 第三十八章 / 人归来，凤涅槃，千古是非了无痕
- 275 番外 / 人生要足何时足，闲看青山云去留

『第二十一章』

寂寞芳菲千年度，
花颜在，人何处



我倚着山石坐稳当了，取出荣枯藤，心念动处将荣枯藤在地上轻轻一叩，无须费甚灵力，便见藤上长出了一朵两朵的紫堇花来。

拈来轻嗅，果然和寻常的紫堇花并无二致。

只是花瓣轻柔如绸，莹润如玉，更显得我那手粗糙如树皮，枯干如落叶。

白狼也是个扫兴之人。

强把如此模样的我多留一天半日的，还不如一堆破荷烂藕来得清爽。

但白狼趴在我跟前，由衷地赞道：“姑娘，这花儿美啊，比昆仑的紫堇还美。”

我悻然道：“那是因为，从前我比花美，现在……成了花儿旁边的羊粪球了！”

白狼一呆，立刻道：“没有！我瞧着姑娘和原来一般的美貌！不，比紫堇花还美貌！”

这笨狼啊，你懂不懂安慰人也有过犹不及这个道理？

我叹气，却觉手中荣枯藤在微微震动。

荣枯藤自己在动？！

我定定神，全神贯注地看向荣枯藤，却全然看不出一点动静，静心细察，只觉那种来自荣枯藤内部的悸动越来越明显。

白狼奇道：“怎么了？”

“荣枯藤想说什么……或者，想做什么……”



白狼便站起身，巨大的狼头对着我的脸，绿莹莹的眼睛里满是惊吓：“姑娘，你……你病得迷糊了吗？”

“没有。”

我合了眼，将心神凝入荣枯藤内。虽不曾动用灵力，但荣枯藤既认我为主，很容易便接纳我的心念，与我融作一处。

所谓大道无形，无为胜有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

心念相通处，我即是荣枯藤，荣枯藤即是我。它一念起，我一念生；它一念灭，我一念失。

大地忽在秋日里萌动，有轻盈的春风温柔地梳过苍黑的山石，有细润的春雨无声地滋润干涸的泥土，悄悄唤醒了沉睡千百年的生机，并在瞬间迸发出了所有的热情……

“啊，紫堇花！好……好多的紫堇花！”

听到白狼不知是惊喜还是惊吓的声音，我悚然惊醒。

扑鼻皆是紫堇幽淡悠远的清香，满眼深深紫紫的花朵如雪霰缀于山间，一簇簇，一片片，汇集成无数紫蝶飞舞，明霞般从我跌坐之处蔓延开去，很快开得漫山遍野，敷锦凝彩。明明并非十分艳丽的花朵，如此热热闹闹挤挤挨挨地盛开着，如山野间一群天然去雕饰的少女说笑着奔出，虽非天香国色，却清新可爱，娇媚动人，成就另一种旖旎风光。

坐于紫堇花丛中，我恍如身在梦里，一时竟辨识不清，我到底在昆仑，还是在陌生的山野；我到底是被众人宠爱的昆仑女仙，还是苍老垂死的魔帝之女。

白狼拿狼嘴拱我的手臂：“姑娘，是……是你的术法？”

这不是荣枯藤上随意进出的一朵两朵紫堇，而是整座山峰在顷刻间逆了时节开满紫堇！

原来山石嶙峋连杂草都生得艰难的荒山，转眼间生机盎然，山泥肥沃，满坡芳草茵茵，碧树摇光，密密生长的紫堇花仿佛绿原野上飘着的大片紫云，热烈得仿佛可以听到它们重见天日后欢快的笑声。

我若施展术法，也可借着荣枯藤之力催生千百朵紫堇，但只能掌控小范围的花木繁盛而已，而且很是耗费灵力。如这般整座山峰的改头换面，甚至连根底地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则根本不是我这等修为的小仙可以做到的。

何况，我的莲身已经朽坏不堪。白狼大约输送了许多灵力给我，可惜能在我体内驻留的不过十之一二，连支撑这副躯壳都困难，更别说用术法造就这遍地的紫堇

花了。

低头看着我用了一两百年的荣枯藤，依稀感觉得出它奸计得逞的雀跃和得意。我苦笑道：“大白，这藤成精了！”

“是……是这藤在搞鬼？”白狼一呆，把那荣枯藤嗅了又嗅，纳闷道，“气味没什么两样呀！应该还是原来的藤。太乙天尊留下的仙家之物怎会成精？怕是成仙了吧！”

成仙？

我将荣枯藤抖了又抖，抖了又抖，却再不见它有任何动静。

若不是亲历，我绝不信这样一根小小的藤萝，竟能主宰整座山峰的草木兴衰。

据说荣枯藤可观万物荣枯，但可观万物荣枯与主宰万物荣枯是两回事。若真有可以主宰万物荣枯的宝物，早该由天尊仙帝们秘密收藏于天界，绝不会交到我这么个昆仑小仙的手里。

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会遇到这么件让人纳闷的事儿。

白狼沉吟片刻下了断言：“姑娘，这必是上天可怜你，不忍你虚弱成这样还远远奔回昆仑去看紫堇，因此派荣枯藤显了显威风，成全了你的心愿。”

我点头：“好让我死得瞑目吗？”

白狼顿时气沮，趴在我脚边垂着头，连这满山的紫堇都懒得看了。

我很是不忍，安慰道：“放心，就是看不到紫堇，我一样死得瞑目。有几个人像我这样，活到两百岁，到快死时还有最好的朋友连娘子都不要，不离不弃跟在旁边守着呢？”

白狼绿眼大亮：“我是姑娘最好的朋友吗？”

我歪着脑袋想了片刻，叹道：“不算。”

“……”

“算生死之交。”

白狼大悦，伸出长舌头来欲在我脸上舔上几下，忽又顿住，端着身形道：“嗯，男女有别，即便是生死之交，也当保持距离。何况我与景予也是朋友，所谓朋友妻，不可欺……”

我道：“我还没能做景予的妻子呢！回头你帮我留意些，若他变了心，想娶绵绵或其他什么人，设法帮我捣捣乱，别让他娶成。”

“好！”白狼拍胸道，“我一定让他为姑娘守节终身！若他敢娶别人，我阉了他！”



果然气势如虹，豪情万丈……

我觉得他该日祈夜祷，盼着青岚尽快回归天界，待他有了东华帝君和朝歌上仙这样的后台，他去闹别人时，便不至于被别人闹了。

正迷惑感慨之际，眼前忽然一暗。

我疑心只是我自己的幻觉。抬眼时天还是一碧如洗，花还是烂漫壮观，连身下的碧草也还是茵茵如绒，仿如人在三春，花深柳暗，莺语婉转，芳景如屏。

可白狼忽然凝住身，浑身白毛森然竖起，警惕地看向前方。

我不由问道：“大白，你看到什么了？”

白狼摇头道：“我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看不到，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来了！”

白狼齿关有些打战，却还勉强维持着睥睨的姿态：“一定……来了什么！”

这时，只觉有道凉意嗖嗖自背脊穿过，我顿时浑身毛发直竖，居然也觉得来了什么东西，而且……像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虽说我已油尽灯枯，但好歹是修仙之人，何况身边的白狼也不弱，如有这些玩意儿，早该避得我们远远的。

惊疑不定之际，已有更惊异的交谈声陆续传来，居然带着几分童音。

“这……这到底怎么回事？”

“潇潇一梦，心犹镜台。我若归来，紫堇花开……莫非皓灵天尊真已修成归来？”

“不可能！如皓灵那样的上古天尊回归天界，乃是何等大事！早该天地震动，风云变色，岂是一山一峰的动静可以比拟的？”

“可谁又能破了咱们的千年禁制，瞬间让满山花开？而且……是紫堇！”

“得了得了，这样满山都是花的还叫什么五瘟山，索性还叫紫堇山得了！”

“紫堇山，唉，哪有五瘟山威风！”

满眼皆是紫堇，柔蔓迎风，紫萼堆锦，一眼看去俱是逆了时节的春光明媚，再不见着哪里有甚人影，只闻得那或尖细或低柔的交谈之声时断时续，时远时近，只在山野间飘荡。

白狼悄声问我：“五瘟，是什么东西？”

我心念一动，清了清嗓子，说道：“五瘟自是指五瘟神。木瘟刘元达、火瘟张元伯、金瘟赵公明、水瘟钟士季、土瘟史文业，分别行恶风之病、热毒之病、注气

之病、恶毒之病及恶疮痈肿之病。每逢王朝末代、世风败坏之时，此五瘟时常出没人间，造就各类时气瘟疫。若天尊上仙有行止不当之处，五瘟也会在山川大地间先出恶兆警示。”

白狼若有所悟：“此地明明不是什么穷山恶水之地，却荒凉得跟见了鬼似的，连棵青草都长不住，莫非就是那什么五瘟神作的孽？”

我顿了顿，侧耳再听不见那两个奇怪的声音，遂轻笑道：“你看他们都不说话了，当是默认了！想来此地原就是个开满紫堇花的山坡，被他们生生辣手摧花瘟了满山的草木，我这荣枯藤大约也有些灵性，见不得无辜花木受累，才重新召唤了它们的生机。”

白狼叹道：“花木的确无辜。荣枯藤真是好样的，和姑娘以及老狼我一样义气！”

那尖细的童声忽又扬起，甚至变得高亢：“什么荣枯藤，什么义气，真是可笑！不过是藤中些许仙力，正好应和了当年皓灵天尊幻出满山紫堇的上古仙力，五瘟之力才会压制不住，又让它们冒出来！”

另一个低柔的声音不满地接口道：“都说咱们瘟神怎样怎样的，连骂起昏官来都骂瘟官，好像咱们怎样邪恶了似的。可我们作孽，也是顺天应命作孽。皓灵倒是天尊，可坐化千年，还令这些花逆时开放，岂不是又违了天意？倒听你们赞出一堆的好来！”

皓灵天尊之事，我在苍灵墟时便一再听梨渊、青岚等提起，大致晓得这个位分足以与元始天尊、琼宝天尊等并驾齐驱的上古天尊，因下界来收服睚眦时恋上一名魔界女子，由此被别的天尊诟病指责，最后不得不自散魂魄，也不知会不会就此烟消云散，永远消失。

我回忆着经籍上关于五瘟神们的记载，思忖着说道：“敢问二位，是否是五瘟使者？”

方才我已经将五位瘟神的名字都已报出，他们却未露面，显然不是这五位中的。五瘟神之下，常在天地山川间行走的，只有五瘟使者了。

果然，我的话音刚落，便见前方紫堇花丛里一动，很快探出两颗圆圆的脑袋，接着圆圆的身子也探出，却跟两只圆球似的飞快滚到我跟前。

居然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五六岁男童，各扎着一对冲天小辮，生得粉白可爱，大眼睛明亮清澈，笑容无忧无虑，分明是怎么看怎么天真的一对双胞胎。

白狼咳了一声，甩了甩头，眨了眨眼，再甩头，再眨眼……



他必是无法把瘟神之类的名号和眼前这对可爱得让人只想抱在怀里好生爱怜疼惜一番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

可惜这对小男孩已经开始自报家门。

“小丫头有几分见识。不错，我是五瘟使者中的左使，你可以叫我小左。”

“我是右使，小丫头你可以叫我小右。”

活了二百年，被两个看来只有五六岁大的男孩唤作小丫头，即便知道他们的真实寿元可能是我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我还是有种啼笑皆非的违和感。

“嗯，左使、右使，你们好。”

我勉强直了身，略微低了头算是致意，然后看着自己苍白的手和花白的发苦笑。

那小左便向小右道：“这小丫头少了条手臂。”

“嗯，少了条手臂其实不妨事，最重要的是她好像是草木做的身子。”

“草木化作的身体，本就逆天，死了便要魂飞魄散，咱也不用出手了吧？”

“是啊，借草木重生这样的逆天之事都做了出来，逆了时节让紫堇花开放便也算不得什么了吧？”

“于是，算了？”

“算了吧！”

小右眼圈渐渐开始发红，揉着眼睛道：“唉，那潇潇姑娘哭了半夜，听得我心都碎了！何必总让咱们去做这恶人！”

小左便迟疑道：“可紫堇逆时开放，破了千年前的禁制，若有上仙追究起来可如何是好？”

小右道：“既然是那个什么荣枯藤让紫堇开放，细算起来，该去追究让那荣枯藤有仙力的天尊才对，追究这快死的小丫头有个屁用！”

小左抚掌道：“有理！有理！我们每每到尘世行走，人人都赞咱们可爱，咱们也得做点可爱的事才对，是不是？”

白狼已听出些眉目来，忙道：“这荣枯藤原是太乙天尊送给门下弟子的宝物，上面若有什么上古天尊的仙力，必是太乙天尊留下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快去找太乙天尊算账吧！”

小左、小右便面面相觑。

然后小左呸了一声，说道：“我哪儿有那个胆找太乙？但既是天尊他们自己在闹腾，咱们推脱起来也方便吧？瞧瞧那潇潇姑娘，只怕心里尽在怨责我们。其实咱们不过奉命行事，谁要有心为难她呢？”

“可不是嘛……一千年了，我每次一看到她来，便觉得如坐针毡，好像是我害了她和皓灵一样……好在这两百年来的次数已经越来越少了！”

“少了又如何？我怎么听着她哭得一次比一次绝望，一次比一次伤心？皓灵天尊如果再回不来，她就是还活着，只怕也离疯魔不远了！”

两人都似极沮丧，萎靡的神色和他们天真烂漫的笑容极不协调。

潇潇这个名字，仿佛在哪里听到过。

白狼大约看出他们没有敌意，立时起了八卦之心，问道：“潇潇姑娘就是皓灵天尊恋着的那个魔界女子？她还活着啊？”

“是啊，当然还活着！这陌潇潇啊，是魔界长公主，从魔帝往下，那些尊主护法们，哪个不把她宝贝得什么似的……”

必是这两位五瘟使者每日对着他们造就的荒凉景色也甚无聊，居然坐到我们旁边，一边折了紫堇在鼻尖嗅着，一边讲起了往事来。

而眼前的紫堇花便在并不曾如烟逝去的往事里模糊。

那些曾经的绝世人物，或仙或魔或妖，宛如时隔千年被重新展开的一幅画卷，音容笑貌在紫堇花的清香里跃然欲出。

陌潇潇是魔帝陌天行唯一的妹妹，备受娇宠。本来斩除上古凶兽这等险事，怎么也不会轮到她的，但她恰行经那里，听闻有这等事，无论如何也要插上一手。

谁也说不清她和皓灵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必然在之前便已认识，且有过摩擦，至少陌潇潇对他很有成见。

在众人齐心协力共同对付睚眦时，人人对皓灵天尊毕恭毕敬，独陌潇潇对他各种鄙视，各种嘲讽。皓灵身为上古天尊，理应器量恢宏、气度过人、超凡脱俗，自是不宜和她计较。

可惜不宜和她计较，与不去和她计较是两回事。

于是在东海的诸位便时常看到素来言语温柔的陌潇潇对皓灵天尊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个没完没了。皓灵天尊忍无可忍，不免辩上一两句。

而男人和女人斗嘴，几乎天然的不占优势。论法力皓灵天尊可以震慑天上地下三界八方，论辩才只一个小小的陌潇潇便可让他灰头土脸，铩羽而归，终于也开始万般郁闷。

陌潇潇在魔界的地位注定了皓灵不能真的拿她怎样，而他一个年长她不知多少倍的上古仙者，终究也不能动手打女人。



但最后陌潇潇终于骂不出他了。

因为在皓灵大展神威收服睚眦后，陌潇潇再次指责他对敌时的种种讹误时，皓灵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揪起她用嘴巴堵住了她叽叽呱呱没完没了的话头……

且是当了许多人的面……

陌潇潇哭着回玄冥城找哥哥告状时，皓灵天尊面无表情地带了睚眦径自回天界了。

于是此事只被众人当作一个意外。

陌潇潇便是回去告诉兄长，以魔帝的能耐，也不能拿皓灵天尊怎样。她白白被人占了便宜，不过让仙魔两界多了个笑话而已。

谁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据小左猜，必是陌潇潇耍了手段，想要皓灵负责，故意引诱皓灵；据小右猜，皓灵一亲之下动了凡心，见陌潇潇因自己戏耍受人嘲笑，心下更不忍，所以悄悄过去安慰……

不论过程是怎样的，结果都相同：他们和好了，并且好得蜜里调油。

皓灵不计较仙魔之别，常去玄冥城探望陌潇潇，顺路和魔帝陌天行喝上两杯；陌潇潇也不找皓灵的碴儿了，皓灵邀她去府上游玩，也就一径跟他去了天界。

等天界众天尊仙帝发现不对时，这两人已经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

且皓灵素来强势惯了，行事我行我素，不知避讳，便是在别的上仙跟前，他一样与陌潇潇亲热昵语，更惹来众仙不满，几位差不多尊位的天尊遂纷纷出面劝他回头是岸。

皓灵不胜其烦，遂带陌潇潇离开天界，在尘世暂住。

因陌潇潇留恋兄长，皓灵身为天尊，也不宜在玄冥城久住，遂选了离玄冥城不远的一处无名山峰隐居。因陌潇潇喜爱天界的紫堇花，皓灵遂施展手段，仿照自己在天界的宫殿修了琼楼玉宇，又将自己天宫内所植紫堇尽数移至山间，一夜之间让整座山峰花团锦簇，清香四溢，竟与天界无异，遂取名为紫堇山。

但仙魔有别，天界早有戒律，虽不阻仙者成亲，但众仙者绝对不允与魔者成亲，以防仙家灵力掺入元魔之气，失了至纯至真的心性，堕入魔道；万一生下个半仙半魔的怪物，更是坏了天界的血统……

皓灵的行径，早已坏了天界规矩，若是换一个人，早被捆上了诛仙台。但皓灵身份尊贵，大多天尊和他有过出生入死的过命交情，势必不能做此绝情之事，遂纡尊降贵亲至紫堇山插手此事。

但皓灵坦言已与陌潇潇有了夫妻之实，甚至打算生上十个八个小魔或小仙，男孩当有皓灵之威猛，女孩当有潇潇之柔美……

可惜皓灵再威猛善战，也抵不过昔日好兄弟们连番轰炸，最后甚至强行捆走了陌潇潇。

在天规和心上人遇险的双重威压下，皓灵终于妥协。

他不肯和陌潇潇分开，宁愿受天规惩罚，自散魂魄。但他也和诸天尊约定，若是他自散魂魄后还能回来，而那时陌潇潇还在，众人便不得再阻拦他们。

众天尊商议后还是应允了他的要求。

在他们看来，皓灵这也算是受了魔界之人的蛊惑，方才迷了本性。若是激怒了他，皓灵一怒翻脸转投魔道，再与魔界联手，只怕天界当真得被掀翻了，又将是天地间的一场劫难。

若是自散魂魄，换作寻常的人或仙，魂魄无知无识，散了后便四处逸去，再也不可能聚拢，自此便从世上消失；而像皓灵那样的天尊，则有可能仗了魂魄上附着的仙力重新聚拢魂魄，重入轮回修炼成仙。

但也只是可能而已。

上古天尊里在几次天崩地裂的战争里死去的并不少，后来重新修炼回来的只是少数。毕竟魂魄不能自主，能聚集已是极不容易，能在轮回中把持住自己，从普通的散仙修为地仙，再修为天仙，更是困难重重。

也就是说，皓灵自散魂魄，很可能从此便灰飞烟灭，永远消失。

即便能重新修炼回来，也不知是几千几万年后的事了。

几位至尊至贵的天尊虽不想皓灵遭此劫难，但都认为此例一开，日后仙魔之道更难管束，因此宁可牺牲皓灵。皓灵在天界数十万年，交往甚众，为此扼腕叹息者便也极多，直至千百年后，依然有人在背后记挂议论。

皓灵在和众天尊商议妥当后便回到紫堇山，安安静静陪了陌潇潇数日。

此时天意已现，皓灵末日将至，五瘟神遂降下恶兆，令紫堇山花木一夕枯萎，宫殿楼宇瞬间崩塌。皓灵晨间推门，忽见自己家园成了这副模样，顿时大怒，却跑至五瘟神所住神宫，术法流光划过之时，竟引来无数道极地天雷，生生将神宫所有殿宇打得粉碎，地面焦黑一片。且天雷是至阳至刚之物，余威极大，五瘟神及所辖万鬼却是至阴之物，眼看着这神宫被毁得一干二净，连重建都建不得了。

五瘟神早在皓灵出现时便远远避了开去，总算安然无恙。眼见神宫被毁，手下伤亡无数，遂去找诸天尊哭诉。天尊们不想节外生枝，再生祸端，只是好言安抚，让他们另择宝地重建神宫。



而皓灵自顾回了紫堇山，依然施展术法，令紫堇重新盛开。只是崩坏了的屋宇，他没有施法重建。

已经到了约定离开的时刻，皓灵让陌潇潇回玄冥城去，一则有疼爱她的魔帝照应，二则也免得在此处触景伤情。

两人无地可依，无屋可住，相拥坐于紫堇花丛中，强颜欢笑数日的陌潇潇终于失声痛哭，而皓灵只是淡然而笑。

他道：“当年天界规则的制定，我也有参与。我自散魂魄，不是畏惧他人强势相迫，而是为我当日参与制定这等狗屁规则自愿受罚。潇潇，你等着我，我很快会回来！”

陌潇潇道：“嗯，我等着你，你会回来。”

可那等待到底有没有时限？

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

陌潇潇没有问。

因为她知道，这个问题连皓灵也无法回答。

她抱着他结实的腰，靠着他宽阔的肩，亲着他俊朗的面颊，抚着他刚硬的线条，然后眼看着他慢慢合上眼睛，身体渐渐透明如雾气，一阵冷风吹过，立时随风散去。

空中，有皓灵低沉的声音在飘忽而传：“潇潇一梦，心犹镜台。我若归来，紫堇花开……”

陌潇潇保持着抱着心上人的动作，许久才似醒悟过来，猛地向前扑去，惊痛喊道：“皓灵！”

自是扑了个空。

“皓灵——”

她倒在紫堇花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凄惨得如同正被人寸寸凌迟，声声惊心动魄。

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忽然飘落了一滴水珠，无声地滴在陌潇潇身畔的一朵紫堇花上。

而陌潇潇听不到心上人的回答，像是疯了。

她满山满坡地奔跑着，寻找着，叫唤着，时哭时笑。

她认定皓灵的离开只是玩笑，她认定皓灵还藏在某一丛紫堇花中逗他。她伤心哭泣，他会走出来哄她欢喜；她温柔微笑，他会将她拥入怀中痴痴看她。

便是他的魂魄散了，也该在此处流连，再舍不得离开她。

后来，是魔帝陌天行亲自赶来，带走了自己的妹妹。

临走时，陌天行指天斥骂。

他道：“瞧在皓灵的分上，我暂不与你们这些老儿计较！且以一千年为限，若一千年内皓灵不曾回来，误了我妹妹终身，我必将人世变成魔域，拿万千生灵为我妹夫妹妹相殉，看你天界能奈我何！能奈我何！”

陌天行大笑着扬长而去，而奉命留在紫堇山的五瘟左右使者已经惊得股战欲堕，口不能言。

皓灵和陌天行明知他们的存在，但一个是上古天尊，一个是魔界之主，倒也不会与他们这些不入流的小仙计较。他们待在紫堇山，待陌天行兄妹离去后，才开始按五瘟神的谕旨行事，重新施展术法，瘟了满山的花木，让紫堇山寸草不生，成为被五瘟神直接控制的五瘟山。

奇怪的是，他们第一遍施展术法时，虽大部分草木都枯萎死去，但凡是陌潇潇走过的地方，拂过花草，不论是不是紫堇，都还枝叶青葱，花朵清丽，隐隐飘着些微仙家灵气，直到单独施上三四遍术法，这才慢慢枯萎。

而最初两个人相拥之处，更有一朵紫堇始终花开不败。

即便枝叶尽败，依然花瓣盈盈，摇曳动人。

他们只得悄悄把那朵不败的紫堇采下，才算完成了五瘟神让紫堇山花木尽凋、寸草不生的谕旨。

对于这些奇观，小左和小右的意见出了奇的一致：皓灵魂魄虽散，但真的没有离开，而是一直跟随在陌潇潇身后，浩瀚强大的仙灵之力随着魂魄的飘动而流溢，花木沾上，瘟邪之气便不易侵袭。

可惜他无声地看着她的哭、她的笑，却再不能张开双臂，给她一个拥抱……

据说陌潇潇回到幽冥城后大病了一场，一度迷糊得连自己的兄长都认不出，三年后才在一群侍从的紧张护持下再次来到紫堇山。

这山已经花木尽萎，繁华落尽，小左、小右甚至已经习惯了称之为五瘟山。可陌潇潇来到后，五瘟山立时又化作了紫堇山。

不论春夏秋冬，只要陌潇潇一来，立刻漫山遍野都是紫堇，花香扑鼻，蝶戏莺舞，风光明媚。

除了少了皓灵相伴外，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

而陌潇潇便在这一切如昔的风光里茫然四顾，最初还呼唤几声皓灵，后来便失魂落魄坐在紫堇花间发呆流泪，直到夕阳下山，花丛里依然有着单薄倩美的娇小身影木



然地坐着，像一页墨黑的剪纸，随时要被风吹走。

入了夜，那身影便完全消融在黑暗里。

只是，潜在山间的小左和小右，整夜整夜都听得到这女子低低的啜泣或无声的凝噎。

愈是低沉，愈觉伤心，愈感痛不可耐。

他们听这哭声已经听了一千年。开始时陌潇潇每年中快有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徘徊，每每得魔帝派人过来劝慰才忍泪而去；两三百年后，来的次数渐渐少了；到近百余年，一年才过来三五次。

可小左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陌潇潇逐渐淡忘皓灵天尊的表现。

因为陌潇潇的哭泣声越来越绝望，甚至开始动摇旁听的小左、小右的心神，每每听得黯然销魂，神伤不已。

看到这等绝色美人儿来到这样的荒山野岭，本该赏心悦目，可一想到她的哭声，二人便恨不得掩耳逃去。听她哭一次，他们足有几天提不起精神来，每每相对枯坐面面相觑，只恨自己想不出主意，不知该如何让这潇潇姑娘止了泪水，重拾笑容。

陌潇潇来到五瘟山时出现的紫堇花，应该不是真实长出的紫堇，而是跟随陌潇潇出现的幻影，并会随着她的离去立刻消逝。只是那幻象巧夺天工，朵朵紫堇完全与真花无异，连清香都一般无二，飘着淡淡的仙家气息。

五瘟神曾亲自来查看过，断定这些花必是皓灵坐化前设下的术法，可惜以他们的能耐，根本破解不了。而千年后这术法依然能维持原来的气势不变，别说小左、小右，便连五瘟神都开始惊骇了，有些庆幸当年到底没和皓灵正面对敌，不然给烧成焦土的绝对不只是他们的神宫了……

听到这里，我终于弄清了白狼在凌晨时分看到的紫堇从何而来。

“昨天夜里那位潇潇姑娘又来了？”

小左、小右相视一眼，神色都很委顿：“可不是！从前都是白天来，这次不知怎么半夜跑来，然后足足哭了半夜。”

小右更是捂住心口哭丧着脸道：“幸好天亮她就走了，不然我的心都快被她哭碎了！”

我猛地想起三生客栈里绵绵的那个绝美师父，且额上有朵紫堇花纹，难道就是陌潇潇？

可陌潇潇不是魔吗？又怎么那般温柔和顺，通身仙气萦绕？